

蔡尚思全集

蔡尚思 著

傅德华 编

集外集补编



蔡尚思全集

集外集补编

蔡尚思 著
傅德华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蔡尚思全集集外集补编 / 蔡尚思著; 傅德华编.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325-7771-2

I. ①蔡… II. ①蔡… ②傅… III. ①蔡尚思
(1905~2008) — 文集 IV. ①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4447 号

蔡尚思全集集外集补编

蔡尚思 著 傅德华 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浙江临安曙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242,000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7771-2

K · 2089 定价: 5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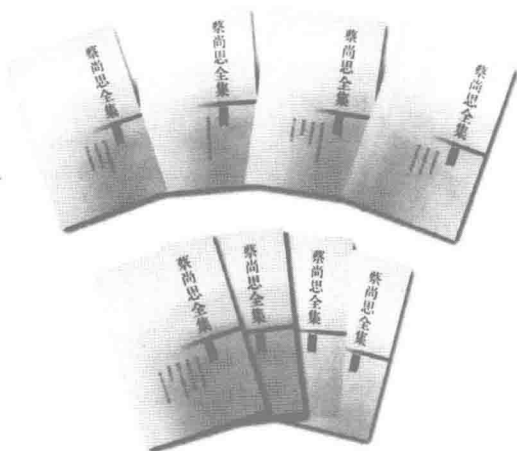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谨以此书纪念蔡尚思先生诞辰一百十周年暨逝世七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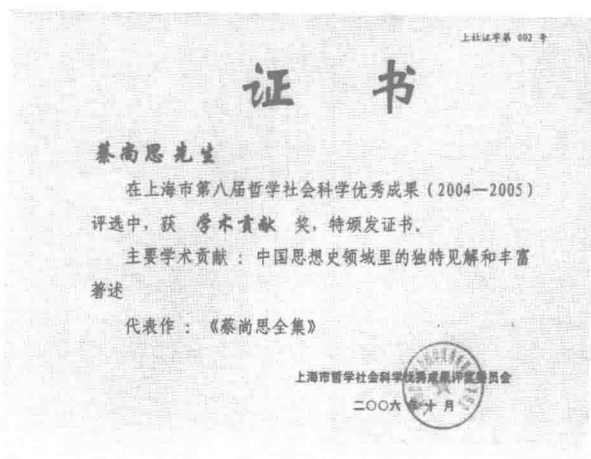
本书由德化县人民政府资助出版



1980 年在书房审阅书稿时留影



《蔡尚思全集》书影



学术贡献奖证书

编写说明

一. 2005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蔡尚思全集》共八大卷,本人承担编纂了第八卷《蔡尚思集外集》(50 余万字)。当时因全集要赶在蔡先生百年华诞前出版,时间紧迫,所以第八卷的内容一时未能收录齐全。近十年来,编者和学界同仁发现了不少《集外集》未收录的蔡尚思先生编著的文章,本书即旨在汇编这些新发现的资料。

二. 对原著中明显的错字、漏字,直接予以订正;对存在疑问的文字或字迹模糊不清者,放入[]内;无法辨认的字用□表示。

三. 本《补编》遵循《集外集》的编辑原则,以发表或写作时间先后为序。

四. 本《补编》的内容是原《集外集》的“续集”,故定书名为《蔡尚思全集集外集补编》。

编者

2015 年 7 月 24 日

目 录

编写说明

上诸名师书	1
《中国文艺文选》目录	9
无题	13
暹罗的兄妹婚姻	14
戏舞胜一切	16
租妻怪闻	17
叶张情杀案	18
女子出阁捐	19
焚人书的不德	20
误焚藏经	21
重视古版书的害处	22
独裁制无一好处	23
驳佛教徒的片面戒淫说	24
“蜜斯”与亡国奴	26
文人皆好烟酒色吗	28
梁启超误解韩非子	29
从民国去看历史上的专制贪污	36

与大公报论民主和教育的因果	52
抗战时代的中国思想界	61
蔡元培的民主教育思想	75
蔡元培与中国文学界	79
古奴、家奴与洋奴	95
打倒民主个人主义帝国主义毒害中国人民的思想	101
我在上海解放前后	105
厚今薄古是个最正确的方针	107
鲁迅的逝世	116
辞书建设是当务之急	122
我苦学的一些经历	124
蔡尚思自传	130
我和词典	149
《左宗棠年谱》序	152
类编体自传	158
纪念《文史哲》创刊三十五周年——感想和希望	174
母亲是我的师表	177
我对杜国庠同志的回忆与评价	185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作用	189
朱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	200
十年来我的治学与著述生活	203
我的孔子观	215
《诸子百家精华》序例	219
致毛泽东著作生平研究组函	224
我是忘年人	225
我要为中国大思想家李贽呼冤	230
蔡襄及其家世	234

中国的现代化与全球化	236
我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看法	240
蔡元培与近代中国	243
我在老师中首先想到蔡元培	246
辩证发展的新世纪学术	252
柳诒徵先生学述	254
杨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262
《十家论墨》要点	264
中国礼教思想之我见	283
我和中国思想史研究	296

附录

我要做一辈子研究生	307
小传	311

后记

上诸名师书

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来函

援庵老师：

久耳斗山，时深景仰，前次虽未受业门下，每读所著书，辄想见其为人！窃观当今之为士者，非随波逐流，则逃入绝世，否则喜新好奇，竞尚欧化；至于国粹，毫无顾忌，以致古圣之书，束阁不讲。而有志之士，欲得一良师以成其学，迄不可得！幸天不欲绝我中国之教育，独生三数热心办学之善士，为国家社会之导师，是学子得以宏造其学业，而免向隅之叹。噫！何其幸也！今生及冠矣，未尝知堂牖之分、途轨之别；惟赋性异人，自少即嗜国学，及长因有所观，致有所感，故益愤发，不能自己！向在故乡（福建），未尝不自恨其生于遐陬，既寡师友之观摩，又乏书籍之灌溉，故于前年（来京三年所矣）不远千里而来。盖欲乘此时机，脱徙危邦，远离陋俗，专心致志，求诸通都广邑之中，与夫名山大川之间，有道通古今，学博中外，以承先启后为怀，以经世济民为任，真足为师资者，而亲炙之。如颜、曾之随孔子，颢、颐之从周氏，朱晦庵之受业于三君子，李愿中之请教于罗从彦；且遍交当世有识之士，尽读古来有用之书，以辅其德，扩其识。他时道通学成之后，有裨于世人，不致行尸世上，蠹食字内，

以羞炎黄之裔，为夷獠所笑。则虽槁萎于蓬蒿之间，腐化于乌鸢之腹，亦足以了其愿，而瞑其目矣！此居常蕴育未纾之愿，安敢不尽于老师哉！乃今老师，学博中外，道通古今，昌明国学于将绝，灌输欧化以补短；且能热心教育，培养人才，此不特当世难侔，即古人亦罕其匹，故生以为，当代之有名导师也。生比既入京大国学研究院，老师又为本馆导师，生由是喜而不寐，兴曰：吾师在是矣！吾之所愿，其可以达乎！第未知樗栎之材，果不见弃于大匠之门哉？如蒙不弃，乞常赐教！俟病稍愈，当即晋谒。昔者李太白上韩朝宗书有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邪！”今生之仰慕老师，实有类于此所云者。又其言曰：“愿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寒贱而忽之。”今生之愿望于老师，更有类于此所云者。又其言曰：“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所以龙蟠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三千宾中有毛遂，是白得脱颖而出，即其人焉！”今生虽未必尽然，然亦难免于此所云也。盖恐老师未知其志之所存，故先叙其所以往拜之意。铎安。京大国学研究馆研究所蔡尚思叩上。三月廿二日。

通信处：宣外椿树上三条三号永春馆（现时京寓）。厦门德化县西墩乡。

一九三三年六月三日 往函

尚思学兄撰席：

去年冬天接到一函，即行奉复，想已察及。久未得讯，未审近状如何，至念。明年行止何知，能赐示一二否？专此，即颂文安。陈垣谨上。廿二年六月三日。

华中大学是何性质？有若干年历史？学生若干人等等，幸不吝赐示。

同年六月十六日 往函

尚思足下：

快函并华中大学一览敬悉，忙未得复为歉。前函区区之意，固系想念吾尚思，亦因近感热心教员之难觅其人。尚思英年，必能超乎流辈，但未识尚思近年生活何如。辅仁局面不大，月二百元以内之数，恐不足招罗贤者。且吾之念念不忘吾尚思者，非爱其主观之哲论也，爱其滔滔不竭之词源也。辅仁之所以需亦在此不在彼，尚思有意北来乎？幸举实情告我。专复，并颂撰安。垣谨上。廿二年六月十六日。

同年六月二十四日 往函

尚思足下：

两快函敬悉。辅仁文、史二系原有主任，垣本不欲过问。兹因国文系主任病假，史学系又颇缺断代史教员，故垣忆及足下。照辅仁史系课程，中国史分六阶段，即上古、秦汉、晋魏南北朝、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足下所开示之哲学史、政治社会思想史、文化史等，能改任六阶段中之一则善也。又国文系有普通国文者，系因各系一年级学生有国文较劣者，一律需补国文一年。每两星期作文一次，每班约卅人，分四五人担任。足下可担任一班，每两星期并讲授一次，即足下所开示之国文、韩文、学术文、文学史等功课也。至于国学概论、诸子概论等，近来担任此项课目者人甚多，须到年后方能分配。总之，现为辅仁所需要者，一断代史，一改作文，后者足下最适宜，前者则请足下斟酌也。抑有言者，什么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专一门学问。为足下自身计，欲成一专门学者，似尚

须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动国际而垂久远。不然，虽日书万言，可以得名，可以啖饭，终成为讲义的、教科书的，三五年间即归消灭，无当于名山之业也，是岂吾所望于尚思哉！愚戇之言，久为尚思惜，故藉便一吐，不敢云有当也。其他详情，非面不能罄。有意北来，幸先见示。匆匆，即颂大安。垣谨上。廿二年六月廿四。

同年七月一日 往函

尚思足下：

承示关于任课问题，量而后进，足征审慎，至佩。校中延聘教员，例由系主任主持，校长不过画诺而已。此次因国、史二系主任向我征求热心教习，遂忆及足下曾有北游之意，特为介绍。国文系所要者改作文，史学系所要者断代史，余如诸子概论、国学概论等，均已有人担任。哲学史、思想史等，校中无此功课。来示云云，似适宜之钟点太少，不足以招致高贤，至为可惜，故以俟诸将来。关于治学问题，前函不过偶尔论及，士各有志，不能强同。且仆所反对者系“空泛弘廓”之理论，未尝反对“博”，更未尝主张“无博之精”也。来示先博后精之论，仆岂敢有异词，愿足下勉之而已矣！急于南下，匆匆奉复，不尽欲言，唯为道珍卫。陈垣上。七月一日。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九日 来函

援庵吾师左右：

上月承吾师不弃，复赠以大作木板《史讳》一书，拜读之后，敬佩弥深。既专精而切用，将万古以长存。因心向往，遂生陋见，忝在爰末，故敢寄呈。倘蒙大君子先谅其愚，进而教之，则感幸万分矣。如有发表之价值，请由吾师发表，苟一无可取，阅毕掷还可也。今复

作《评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及《钟惺、谭元春与佛学之关系》（此系驳周作人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之《袁中郎全集序》）二文，未系吾师可向《辅仁学志》或其他较有价值之刊物代为介绍发表否？因冯、周二人在北方，若清华、燕大与彼有关系，必不为发表；如在南方发表，又恐彼等及北方人未能阅及。不然，早已在此间刊物发表矣。暇乞赐示，以便决定。此间《中国日报》请弟子担任史地副刊编辑，以性质过普通（无聊），条件又不和，业已向之辞谢。来京勤读要集，所得材料虽多，因生活未安定，尚无心整理也。自问读书有法，谋生无术；为学愈进，行运益乖，贫病交加，再不得志，即归隐躬耕，不复出门矣。天地虽宽，不能容也；草木同朽，岂得已哉！惟望吾师，既当冬天，又居北地，应为文化前途万万珍卫耳。专此奉闻，并祝道安！弟子蔡尚思敬上。十二月九日。

妄草《读陈援庵先生〈诤例〉》一文附上。

暂寓南京龙蟠里国学图书馆，目前赐教，直寄此间可也。

同年十二月十二日 来函

援庵夫子座右：

顷读手教，感喜交集。前哲所谓“忠告而善导之”，“循循然善诱人”，吾师有焉，当先效子张之“书诸绅”，并企图子渊之“不贰过”。

曹丕有言：“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然弟子非文人，更非敢相轻也。实由于（2）木直人，无他肠。知必告人，告必以实。愚忠成性，故颇好言。（1）因己之好闻过，而误推世人之好闻过必不下于我，故喜作评论之文，而或为人所不喜。（3）素抱“学术”与“感情”分开主义，以为非各出其一得之愚，文化终难期于日进，故论及学术时，极少顾及私情。（4）凡吾对之有言，其必人之为我为所钦佩者，由敬而

爱,由爱而诤。但亦被世人误以为抨击人,轻视人。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前者究甚少,后者比比然。然吾实应自责,而不能怪人。未读历史而不知千百帝王中惟汉文、唐太宗好纳谏,其愚甚矣;读“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之教训,而不知实行,其陋极矣。众人皆醒,而我独醉,行运日乖,亦其宜也。且恶“己甚”而尚“中庸”者,仲尼也;主“不辩”(“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善者不辩,辩者不善”)而行“德善”(“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者,老聃也;吾既不能如彼老氏,岂可不免学此孔子哉?吾过多矣,今始自颂耳。唤我醒者,吾师为最也。见爱之甚,见赐之多,欲无感喜,其可得乎!

至于为文,因少学史迁而不学班书(惟雕琢近班耳),学庄子而不学韩非,学韩愈而不学炎武,故喜浮词,而多虚字。忆往昔在平,因《世界日报》征求古文,而出吾在中学时代所作数篇以应,张恨水评云:“以此为文,文未有不佳者,吾知此君研究韩文有年矣。”梅光羲先生亦评云:“大著文气极似韩文公,足见兄于文学造诣甚深,至堪钦佩也。”不知弟子自赴平以后,即厌恶古文,尤恨韩文之累我,而思有以改变之,惜积习太深,至今尤未能尽去耳。近来益认文学为手段,以为“自己写得出,人家看得懂”,即可矣,何必雕琢美貌为哉?故对于朴学家以文为说明学术之工具,最表同意。忆昔王闿运及章太炎先生有一教人为文之法,即先作白话文,再由白话文改成浅白的近代文言文,更将此浅白的文言文改成简深的古代文言文。此法殆非所以为文之道,原不足师(胡适之先生亦以为不然),惟既有彼病,而济以是药,在大体上亦无大不可也(即删改自作)。

前稿因诊胃病,匆匆续成寄呈,故文特繁,而事亦略。既承吾师勉以行文修洁,与避免世俗嫉妒。今就原文删去一千字强,而另外补入“史实”与“义例”,则一千字弱,此亦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也。且有改变文法或措辞之处,不知意较和平而文较简洁,可以谓

为“孺子可教”否？如尤未也，请用红珠笔，为我再加删改，使之自此以后，在态度与文笔均能日渐近于朴学化也。

此第二次之寄稿，系清大朴学家为我改文，并表示遵命改过。如不必再改，即请付丙；如肯再指证，仍希退阅。欲使吾师之阅此文，直如烟云之过眼而已。至于“发表”与“存留”，皆可不必，恐重吾罪，而贻人讥也。

弟子对吾师一切名著，均无一不好。惟若比较言之，则以《讳例》一文为最。盖细读后，愈不欲释卷。今所妄言，实系一种最敬爱的表示，万勿误会为普通之批评。虽相处日浅，然此点当能见察也。

誓自今后，改头换脑，前此书稿，于必要时尽自焚毁，以示坚决。以此改过，以此医病，病庶能去。

名著《校例》，叹观止矣！胡先生序，实不溢美。佩甚！敬谢！

肯以实告，感何可言！希常赐教，裨能成人。专此函谢，并祝道安！愚弟子蔡尚思敬稟。十二，二十夜。

此信“古文”色彩带得太浓，以朴学家观之，仍一无可取也。惟欲表示吾诚，故不删改耳。

文稿另寄。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日 来函

援庵吾师左右：

南京一别，转瞬数年，吾师精神定极矍铄。弟子战前即来此间，现仍在沪江讲授通史等课。惟最近不论精神、物质，均感痛苦，交通稍便，或将返乡。闻友人言，在全国中，惟有贵校一切照旧，甚堪庆贺。弟子天性喜纯粹之研究，不喜任何活动，贵校如有机会，仍希望代为留意。异日能大成就，皆吾师之赐也！弟子近来治学侧重历史，颇有结果，已由大书局印行，俟有机会，再请校正可也。闻吾师